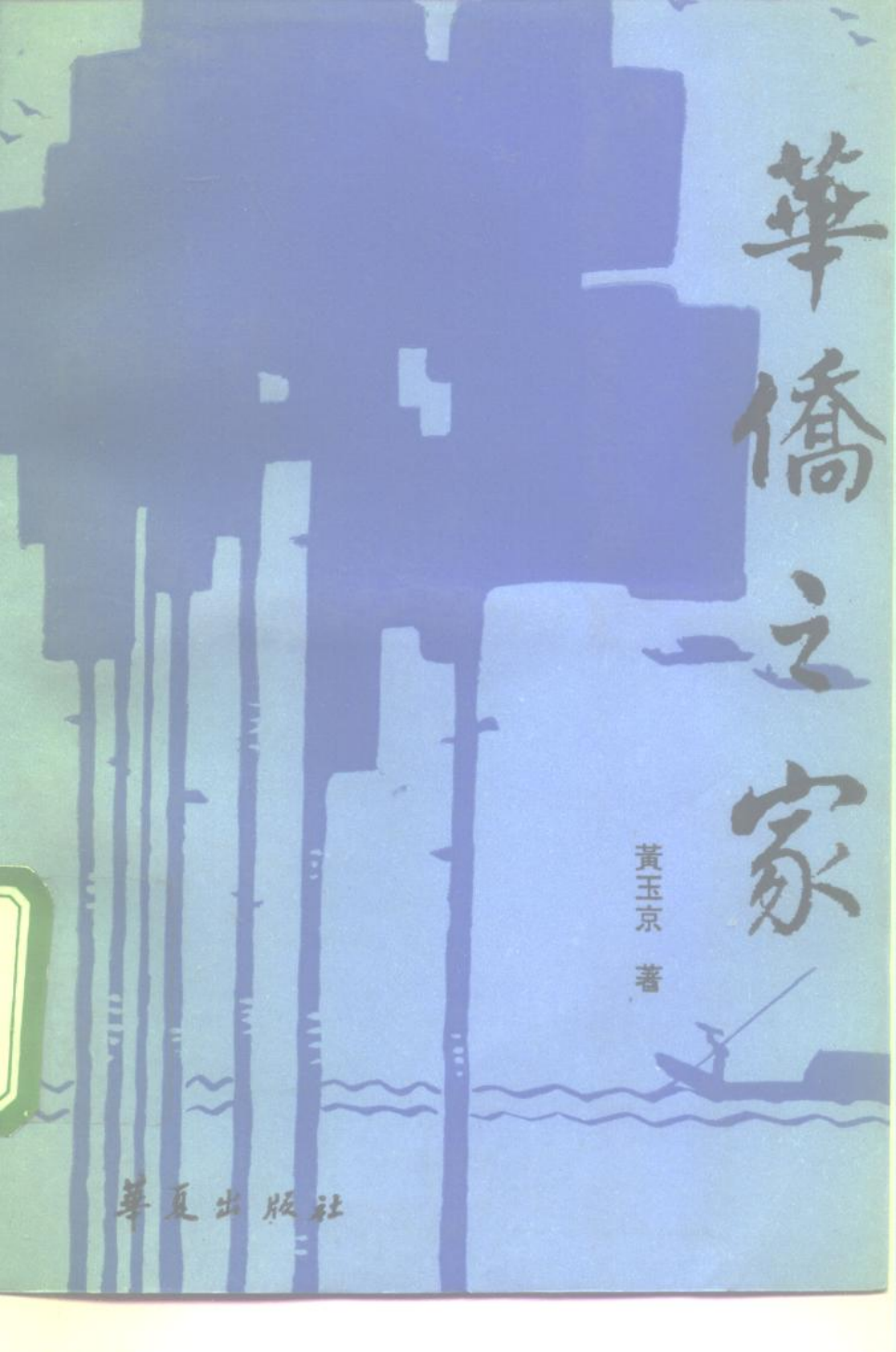




華僑之家

黃玉京 著

華夏出版社

1712-43
273

華僑之家

黃玉京著

華夏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 新登字045号

华 侨 之 家

黄玉京 著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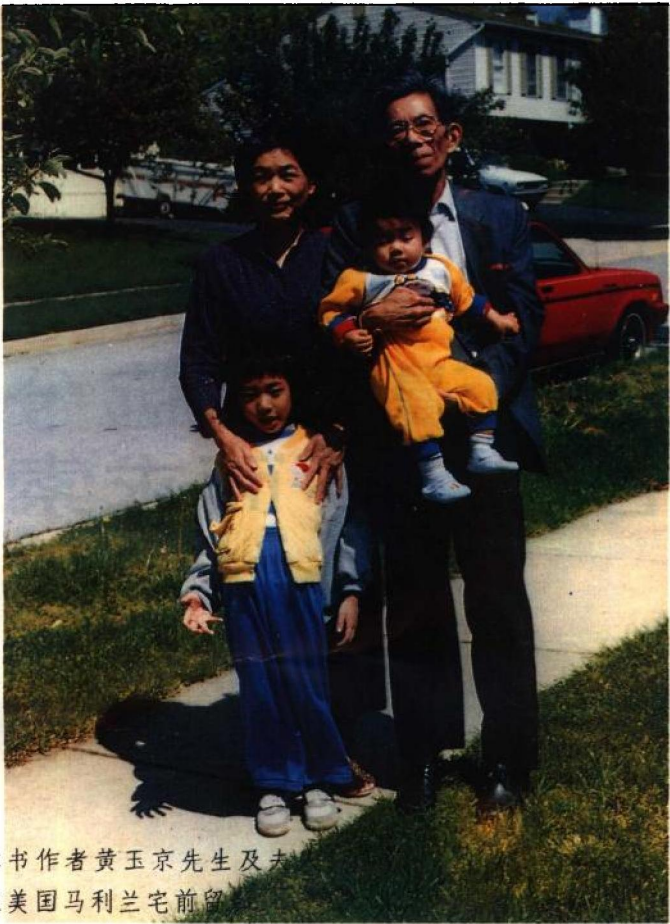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25印张 260千字 页插2

1993年9月北京第1版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册

ISBN 7-5080-0125-7/I·309

定价: 6.80 元



本书作者黄玉京先生及夫
孙在美国马利兰宅前留影

作者介紹

黄玉京先生，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白沙镇。祖父旅美，父親旅加并曾主編華文報紙。黄玉京14歲赴港，先后就讀于中文書院、英文書院和會計學校。1938年回國參加抗日戰爭，在第六戰區從事演劇宣傳，并開始發表劇本和小說。抗戰勝利后回鄉任教。1949年入考南方大學，畢業后在水產部門工作多年。1963年移居香港，1975年遷居美國。

《華僑之家》初稿寫于五十年代，披閱三十余載，幾經增刪，始成現貌。百多年來數以千萬華僑的血泪史、奮斗史、發家史和報效桑梓的業績，由此娓娓動人故事之中可見一斑。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D1085/c1

序 言

玉京兄出生于著名侨乡——广东台山的一个华侨之家，祖孙四代都是华侨。他对侨乡社会与华侨家庭生活有深刻的体验。战时和解放后他都在国内工作，随后赴港，移民来美。五四年在国内已动笔写《华侨之家》，尚未完稿，八三年由马利兰迁居三藩市，续写完成，前后历时三十多年。尤以近三年内，易稿四次，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将其数十年来家庭的变迁，以及所见所闻当地侨眷的遭遇，写成此书。反映自清末以来经辛亥革命、国民政府时代、八年抗战，以迄解放初期的侨乡社会现实，揭示近百年来侨眷们的苦难，深刻表现华侨侨眷热爱乡土亲人的挚情和对美好的未来的向往。

《华侨之家》淋漓尽致地描述侨眷们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中各个历史年代的悲剧性命运。其中有对封建制度压迫下女性感情抑郁的描写；有对国民革命、军阀混战等动乱局面的评判；也有对八年抗战，侨汇中断，天旱灾荒，乡民侨眷惨苦生活的申述，有对解放和镇反、土改运动的纪实。作者依时代的顺序，选择有代表性的事件为题材，振笔直书，不偏不倚，写下了感人肺腑的情节，一气呵成，深刻地表现了主题，所以此书既是长篇小说，也是一部现代侨乡史。为了取

材真实，作者曾耗尽心血，四处搜集求证，其态度认真负责，难能可贵；非为名，更非为利，但凭良知，愿作历史的见证人，这种热爱祖国、忠于民族、忠于史实的精神抱负，尤其令人钦佩。

作者借主人公阿卓的话说：只要后代子孙不忘记祖先是中国人，将来对祖国有所贡献，便可以问心无愧。

《华侨之家》终于脱稿付梓了，承作者以撰序见嘱，谨就我对成书过程与全书的内容的一点粗浅体会，提供读者。如能引起阅读兴趣和共鸣，庶几不负所托。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台山白沙黄家驹于美国加州阿拉美达市

第 一 章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阿兰才五岁，向妈妈怀里争着要抱弟弟，妈妈被她缠不过，打了她一下，她就势躺在地上哭了。妈妈一面喂奶弟弟吃，一面吓唬她道：“哭吧，长气点儿哭，爹爹回来，我不叫他揍你个半死，我不再姓谭。买回的好吃也不给你吃，都给弟弟吃了，叫你睇他的嘴。”

阿兰知道爹爹不会揍她。爹爹很疼她，每天傍晚从赤坎圩回家，她照例跑到村前的闸阁等候，见了爹爹，一手抢过他手上那个小米袋，替他拿。去年是她抱着米袋，爹爹抱着她；今年她做了姐姐，不肯再让爹爹抱，捧着米袋跑在前头。进了门，立即解开，伸手进袋掏摸。爹妈在旁看着她微笑。有时摸出几块糖，有时是两个果子，向爹妈侧着头儿笑了。有时却摸出一条咸鱼，她失望地丢回袋内，十分扫兴。

爹爹已四十多岁，原是阳江人，一直以抬轿为业。二十多岁才来开平落籍，做了大楼村一房已绝了后的人家义子。娶亲后一连生了几个儿女，都在三五日或一个月內夭折。阿兰已是第六胎，出世时小得像只小猫，她居然无病无痛长大，而且十分活泼伶俐。身材虽然瘦小，脸蛋却是均匀白净，柔软的黑发，弯弯的细眉，黑白分明的眼睛，看来不像穷家女儿。珍妈说她找错门口投错胎，二婆说她爹妈有福气。

“什么福气？一个赔钱货！”妈妈气恼地说。

“赔钱货是什么？”阿兰瞪大眼睛问，逗得人们笑起来。

“赔钱货便是赔钱货，你就是了。”

妈妈嘴里这么说，心里很疼她。毕竟也许是二婆说得对，就在她五岁时，替爹妈带来一个弟弟。爹妈更疼她了。爹爹从未打过她一下，更不必说是揍个半死。因此妈妈吓唬的话她并不相信，也许不懂得半死是什么。她倒是对妈妈不姓谭感兴趣起来，即时住了哭，说道：“妈妈，不如姓邓好了，爹爹、我和弟弟都姓邓，你一个人姓谭有什么好？”

妈妈正要说什么，忽然屋外一阵杂乱脚步声，几个同村叔伯用床板抬了一个人进来。他们都沉着脸，和爹爹合伙抬轿的旺伯揩着汗向兰妈道：“阿嫂，快点将牛牵出去，将阿兰两姐弟送到别的婶姆家去。”

这时兰妈已吓软了脚，坐在地上，站不起来，另一个人急忙解开牛绳，将牛牵出门外。空出地方来，摆上两张条凳，将床板连人放上去。刚才牵牛的人又回来，从兰妈怀中抱过弟弟，回头要找阿兰，阿兰已不见了。原来她见妈妈和叔伯们的形状，有些害怕，又听旺伯说要带她出去，更加害怕了，在门角躲起来。那人找她不着，只好抱了弟弟要出。阿兰见弟弟给他抱走，才急起来，等他出门时一把挽住他的腿，哭道：“不要抱走弟弟，弟弟是我的，妈呀！”

那人拉着她的手道：“阿兰，我是福哥呵！你爹爹病了，我带你跟弟弟到我家去，有东西吃。等你爹爹病好了再回家。”

阿兰不信，仍然哭。福哥一把将她拦腰抱起出门去了。

这一晚，阿兰和弟弟便在福哥妈床上睡，半夜被福哥母子说话声惊醒。福哥似乎是刚从外面回来。福哥妈向福哥问：“是什么时辰？来得及穿寿衣吗？”

“鸡啼的时候。”福哥回答，“大婶已不作用了，像傻了一

样。好在二婆在，听见他呻吟呕吐，吃进的药全吐出来，走过去，见他的被子已推开，露出肚子，脚吊在床边，用手探他的鼻，已没了气，才叫醒大家，替他穿寿衣。我去到时已弄妥了。眼睛瞪得大大的，耳脚肿起，脸和手脚像灰一样黑。”

“实在也太惨，儿女这么小，兰妈又还年轻，哪会放得下心，死得眼闭的？也不知是什么急症？这么结实的人，一天就没了命！他们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福哥妈，我爹爹是抬轿晒黑了的，明儿病好了又去抬轿，买糖给我吃。”阿兰忽然从被子里探出头来道。

福哥妈原已揩干眼泪，听了阿兰的话又流下泪来，抚着阿兰的头，柔声道：“是的，你快点儿睡。你以后乖乖地听妈的话，帮妈照顾弟弟，不要独个儿去玩了，知道吗？”

“妈妈不让我抱弟弟，还打我！”阿兰委屈地说。

“我明儿叫你妈让你抱，你快些长大，好帮妈妈做工。”

阿兰爽快地答应：“我长大得好快，去捉鱼，又去田种花生，种番薯，种很多，又去割草，回来煮饭给爹爹吃，让弟弟读书识字……”

先前她说一句，福哥妈答一声，后来她发觉福哥妈不再管理她了，和福哥低声不知说什么，便缩回被子又睡着了。

“前几日他和旺叔抬一个病人到百合圩，那个人第二天便死了。”福哥道，“大叔的病大约是那个人染给他的。赤坎圩已死了许多人，白沙圩和别的地方也是这样。这种病听说是从死老鼠身上染开来的。”

“那个人也太作死，病了还坐轿，染给别人。”福哥妈道，“你什么时候赶牛去卖？”

“我马上就去，趁早饭前卖掉，顺便买棺木。听说棺木赤坎圩不好买，如买不到，还得赶去龙江圩，再买不到，只好

回来自己用床板钉一个了。这种病的死人，孟章公说不能停得太久，他已通知两次，下葬时还得用两个大瓦缸将棺木两头套住，下穴后用几担石灰填下去，以免瘟死鬼走出来害人。”

“呸！偏偏他家这么怕死，我不相信孟章就不会死。早几年他老爹也是这种病死的，他们不是大锣大鼓，敲了几日才下葬吗？”福哥妈愤愤地说。

福哥道：“这样做也许真的可以封住瘟死鬼，不再染给别人。”

“那么你就去办吧！你先去菜园摘一些树叶放在衣袋，也给办事的人每人一片，好治一治邪气。”

福哥答应一声，出门牵牛而去。到了赤坎圩，天还未亮。卖了牛，棺木也有得卖，是赶工做的，料薄，手工粗劣，售价则贵上一倍。又去雇仵工，买冥镪宝烛，两只大瓦缸和四担石灰，以及其他丧葬用品，由村中几位婶姆挑回。

孟章已叫人催几次赶速下葬，全村男女老幼早已避到村后树林去了。阿兰家有旺伯夫妇、祥叔夫妇、二婆、福哥母子等几个帮理丧事。他们都不算得是本家，只是同村来往较密而已，阿兰家这一房人丁很少，差不多已死绝。

仵工生意太好，一日有五六起，太阳将近下山，才轮到兰爹，两名仵工将棺木抬进屋，匆匆入殓。出殡时已是傍晚。村中不准响锣，也没有催请喃巫，静悄悄的，送殡的只有兰妈阿兰姐弟，以及几个扶送的人。兰妈已哭昏许多次，由福哥和旺伯两个力壮的男人夹扶，福哥妈牵着阿兰，弟弟则由祥二婶用背带背着，祥叔已先往葬地掘好墓穴。

送殡的人都用斗箩罩在头上，据说这样可避邪。阿兰抓着斗箩边，隔着疏密均匀的篾条往外看，觉得很好玩。

“福哥妈，我们去哪里？”阿兰忽然揭起斗箩，抬头问道。

“阿兰，不要揭起，快戴上，”福哥妈惶急地哽咽着说，“我们现在是送你爹爹，送他上山。”

“上山？上护龙山？护龙山有山稔，我要摘山稔，摘好多，给弟弟吃，我也吃。这斗箩是用来装山稔的吧？”阿兰用小手拍拍罩在头上的斗箩，高兴地问。她见福哥妈没有答她，记起了爹爹，又问道：“那么我爹爹呢？”

这时天已全黑了，送殡行列悄悄地行近山脚。兰妈的嚎哭声亦已停了好久。她现在连连嚎哭的气力亦已用尽。护龙山巨大的黑影矗立在眼前，暗黑的天空，今夜没有月，却是繁星满天。

“爹爹，爹爹，你在哪里？我怕，爹爹，爹爹……”

阿兰尖锐的哭喊声，伴着悲凉的山风在黑暗的夜晚颤抖，惶急而无告。

第 二 章

腺鼠疫从雷州半岛传来，横扫广东地区，阿兰的爹爹死后，大楼村跟着又死了几个人，连附近几个村也陷入慌乱。神怪的谣言也传开了。有人说阿兰爹爹死前几天，晚上三更以后便鬼哭神嚎，鬼影憧憧。

接着，旺伯也染病死了。于是又有人说，旺伯是给瘟神招去的。他生前和阿兰爹爹合伙抬轿，瘟神下界，要到各县走动，所以先招他两个去做轿夫。

大楼的村民继续逃往亲戚家避疫，有些人亲戚家村子不准收留。各村闸阁或进村路口放着几桶屎尿，派人看守，如是大楼村或其他有过疫症村子的人，兜头就是一桶屎尿泼过去，将他赶走，这叫做泼瘟神。

这时已是十一月，晚稻禾收割完毕，禾田泥干地硬，龟裂开来。无处避疫的村人，都搬到禾田，用稻草葵叶搭盖茅棚；或干脆露天星宿，白天也在田中煮饭，不敢返回家里。

阿兰一家也搬到田中，但同村的人不让他们接近，叫他们离得远远的。只有旺母和女儿阿梅与他们在一处。他两家被视为瘟神轿夫的家属，可能会将瘟神引了来。

阿梅与阿兰同年，比阿兰大几个月，长得壮实肥胖，自小与阿兰在一起玩，现在更亲密了。每天兰妈抱着儿子，与旺姆相对哭泣，阿兰和阿梅则在禾田蹒跚走来走去，捉蟋蟀，挖有甜味的草根嚼吃。她们看见村人那边人来人往，煮饭的炊烟在太阳下的葵棚篷帐袅袅升起，远远看去，十分热闹。她们想走过去，找珍珠一齐玩，却被妈妈叫住了：“阿兰，快和梅姐回来，吃饭了。”

阿兰已许多天吃不饱饭，剩下的米已不多，每天只煮一餐，分两餐给她吃，弟弟还吃奶，妈妈只好用开水和了饭焦勉强吞下去，不然便没有奶汁。阿兰吃不饱，每天哭闹要饭吃，哭闹的结果是大吃妈妈的耳掴。现在吃饭对阿兰来说，比什么都更具吸引力，于是停住，但不大相信。她只站住，望着村后的树林，林中也有本村避疫的村人。

这时一个婶姆从村人那边过来，距阿兰不远处站住，向阿兰招手。阿兰认得是珍珠的妈妈祥二婶，和阿梅跑过去。二婶手提着一个小袋子向她晃一晃，说：“阿兰，你妈好吗？”

“不好，她打我，我肚子饿，想要吃饭，她打我！”

“这里有几升米，你拿回去吧！”二婶忙将米袋放下地，向后退，说道：“村里的人不准近你们。你要听妈妈的话，明白吗？”

村中先前还有人敢白天回家取柴米衣物，后来连白天也没人敢进村了。他们怕撞上瘟神。有人说他看见一乘轿子进村，有资格乘轿子的，本村只有一个孟章，而他早已到赵家村亲戚家避疫去了，那么，坐轿子的当然是瘟神无疑。

太阳也不是那么长久仁慈普照，它竟然躲进云层深处。北风一阵阵紧紧起来，横扫着树林，横扫着枯黄的田野，睡在葵棚或毫无遮蔽旷野的树人，在瑟缩着，发抖着。

刮了两日风，又下起雨来。雨点虽然不大，却是漫天盖地地下着，田野笼罩在白蒙蒙的雨海中。龟裂的禾田吸干了雨水，松软了，经过村人往来践踏，变成了泥浆。

寒冷的北风挟着雨点。阿兰她们五个大小，蜷曲在两张破棉被里，没有葵棚，只用两件蓑衣盖在被子上，将头脸遮住。雨水从蓑衣缝隙漏下。阿兰的手和脸冻得通红。这时她感觉睡在田里并不那么好玩了，吵着要回家，回家见爹爹。

“爹爹已回家了，我们还不回去？家里有饭吃，这里冷。”

十多天来，妈妈瘦得颧骨高高的，两颊深深凹了进去，两只眼睛也显得大大的，没有一点儿光彩。她是想狠狠地揍阿兰一顿的，但没有气力，只好拧肉了，阿兰在被子里哭喊起来。连弟弟给哭醒了，妈妈拉出青灰色乳头塞进他嘴里，可是干瘪的乳房实在已没有奶汁，他吐出乳头，拼命大哭。

梅妈那边正在吃粥，以为弟弟是饿了，拿了小半碗粥过来，用汤匙喂他，刚吞下又吐出来，连先前吃下去的奶汁也吐了，发出一阵难闻的酸臭味。梅妈用下巴亲一亲他的额角，竟然有些发烫，对兰妈道：“我看他是病了，怎么好？”

“这半碗粥我看你吃了吧！”梅妈道，“不吃点东西，哪有奶给他吃？”

兰妈见阿兰也已睡着，才接过碗，仰起头将粥吃下去。

她抬起头，望着护龙山三个高耸的山峰。她的娘家便是在护龙山的东北。娘家以前也是大户人家，可在她十二岁上，妈妈过了世，爹爹娶了个后母回来，后母带来两个比她年长的哥哥，这两个哥哥成了爹爹的宝贝，而她却是后母的眼中钉。在她十四岁那年，将她加大年纪，当作是十七岁，迫不及待将她嫁掉。丈夫是一个从外县来本地落籍的轿夫，便是阿兰的爹爹。那时他已二十五岁，是个勤勉的老实人。两夫妇年纪相差虽大，感情倒是很好。她想起爹爹的无情，后母的恶毒，自己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家，夫妇同甘共苦，总有一天捱出头来。令她遗憾的是，有财势人家是不会娶大脚媳妇的，因此在她五岁时便给她缠了足，以致她嫁来邓家，除了打理家务，生育孩子外，对丈夫不曾帮助过什么。但她是有骨气的，娘家对她既是如此无情，她出嫁十年，也绝不向娘家那条路踏上一步。只有前年爹爹过世，她背着阿兰奔丧去过一次。现在她可以说是走到了绝境。

“我看，明日一早，叫珍妈去告知你大嫂吧，你大嫂对你还算有心，经常挂着你。你大哥也没有什么，你和珍妈娘家同村，你大嫂常常向她提起你，你又不返娘家走一次。现在你这境况，向非亲非故的人尚且可以伸出手求助一下，何况是自己至亲？你看，我这一次要不是娘家帮助，也不知怎么过呢？”

这时月亮在云隙间穿进穿出，兰妈苍白的脸色也时隐时现。梅妈的话似乎不曾引起她的反应，原来她现在所痛心的，除了丈夫太过急促离她而去外，她还痛惜那条已养了两年的

牛犊。那是她攒积了多年才买回的，今年才由福哥给它教耙，以便租给他耕田，收回一些牛工。这样做比养猪养鸡赚钱容易，将来卖给福哥，找机会再买一条小的。那时阿兰也长大，由她放牛，自己虽然小脚，也可以种一些旱田山地，帮补口粮，儿子长大，教他读几年书，让他耕田，不必跟丈夫那样做轿夫。本来做轿夫收入也不错，但总被人看成是下贱职业。轿子又称阳江轿，只有阳江人才做轿夫，就算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一旦做了轿夫，便是低人一等。自己嫁鸡随鸡，没话可说，总希望自己的儿子不再继承父业。现在好计划在一夕之间云散烟消。她怔怔地望着天上的白云，以及那弯弯的残月，一言不发。

“我的话你听见吗？”梅妈见她毫无表示，问了一句。

“不！”她摇摇头，“穷做穷罢，我宁愿乞，去求别人，也不要娘家一个子儿。而且这些年来，我爹爹那副身家已给两个油瓶哥哥败得精光，我爹是给他两个激死的。大嫂对我虽然有心，也是无力。”

儿子是病起来了，发着高热，不停咳嗽，幸而珍妈给了几升米和几条咸鱼，兰妈每天也吃一碗饭，奶汁是有了，但他却只是昏昏沉沉地睡着。兰妈这条命根子她是无论如何不能断了的，她家还有两斗田，一向是福哥替他们耕，说不得只好拿去押给孟章，借钱医治了。她知道孟章在赵家村避疫，赵家村是梅妈娘家村子，距大楼村约八里。她请梅妈照看阿兰，用背带背了儿子向赵家村而去。

天已放晴，路上泥泞经过一夜已干爽许多，她一路行去，盘算着借到钱，顺路去赤坎看了医生，配好药才回来。

到达赵家村，已是中午，村里没有人来往，闸阁前的路旁，插满桃木符咒，撒满硫磺和朱砂，还有纸宝灰和香棒儿，

一块木牌竖在路当中，写着“非本村人不准进村否则淋以屎尿”。兰妈不识字，以为也是符咒之类，她绕过木牌，走近闸阁，思量着见到孟章时如何开口，要押多少钱。孟章是光绪初年的秀才，在本乡是个大人物，兰妈不曾和他面对面说过话，可能他也不认识她，不过他每次外出是雇用阿兰爹爹的轿子，说起阿兰爹爹的名字，他会记得。

这时闸阁内两个年轻男人，见她不顾警告木牌，出来挡住，问她是哪村来的。她抬起头，回答是大楼村。其中一个较年轻的已认出她，她也认得他是阿梅的舅舅阿寿。阿寿急忙挥手叫她快走，她说是来找孟章借钱医病，另一年纪较长的青年已进入闸阁又出来，阿寿又低声叫她快走。她一眼瞧见那出来的人手上拿着一个长柄屎斗，装着满满一斗屎尿，立即翻身逃回。那人追了几步，像平日在禾田下粪肥一样将一斗屎尿向她背后泼过去。好在她逃得早，不曾被泼个正着，也有几滴屎尿珠儿溅在背带和她的帽子上。

那人埋怨阿寿不拦一拦她，好让他照头照脸泼上一斗，将附在她身上的瘟神泼走。万一村中有人染上疫症，他们会给村人埋怨死的。于是他又大叫：“大婶，我带你见孟章伯。”

兰妈也不回头，一路哭着回去。回到田里，已是天黑。她将儿子从背上解下，见他张着嘴喘气，鼻翼在扇动，似乎是快要死了。她将他抱在怀里，眼睛直直地瞪视着朦胧的村子，北风在暗黑的田野呼嚎。

梅妈拉着阿兰的手，端了一碗粥过来，想要询问今天的事。兰妈见了她，将孩子放在被窝，看看梅妈，又看看阿兰，嘴唇动了几下，两只小脚颤巍巍地向村子走去。

“阿兰，不好了，你妈要去寻死哩！”梅妈急忙用手推一推阿兰，“你快追上去，迟了就没有了妈，死活拉住她，叫她